

② 11 月 04 日 (二)

「漢譯佛典」中所見的「佛教中國化」諸相 (2)

(1) 「經典的三種分類法」(本課程 9 堂通用)

漢語表記的經典 (sūtra = scripture) 分類法：

既有的二分類，與船山徹的三分類 (Funayama 2002, Funayama 2013)

既有的兩種分類		船山徹的三種分類		
漢譯經典 =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= CBT	偽經 =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= CBA	漢譯經典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 = CBT	編輯經典 Chinese Buddhist Compilation Scriptures = CBCS	偽經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= CBA
Made in India, Translated in China	Made in China = Pseudo-sūtras	Made in India, Translated in China	Made in India, Assembled in China	Made in China = Pseudo-sūtras
例：鳩摩羅什譯《維摩詰所說經》、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	例：失譯《大方便佛報恩經》、《提謂波利經》	例：鳩摩羅什譯《維摩詰所說經》、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	例：鳩摩羅什譯《大智度論》	例：失譯《大方便佛報恩經》、《提謂波利經》
(逐語) 翻譯印度語原典的漢譯經典	中國偽作的經典	(逐語) 翻譯印度語原典的漢譯經典	運用印度原典的素材，在中國新編輯的經典	中國故意偽作的經典
既是中國佛教文獻也是印度佛教資料	中國佛教資料，不是印度佛教資料	既是中國佛教文獻也是印度佛教資料	構成要素是印度佛教資料，然而整體的構成是中國資料	作為中國佛教資料十分有價值，但非印度佛教資料
〔漢譯經、漢譯律、漢譯論〕	〔偽經、偽律、偽論〕	〔漢譯經、漢譯律、漢譯論〕	〔編輯經、編輯律、編輯論〕	〔偽經、偽律、偽論〕

(2) 何謂「偽經」？

Funayama(2015: 283):

The term “**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**” refers to **those scriptures**, or the genre of such scriptures, **that while appearing in form to be purely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 scripture (or sūtra) originating in India were in fact composed in China**. These texts follow the style of authentic translations of Indian Buddhist scriptures, usually beginning with the formula “Thus have I heard” (Skt. *evam mayā śrutam*; Chn. *rushi wo wen* [如是我聞] or *wen rushi* [聞如是] as an earlier form). Scholars thus generally use the term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to mean “**sūtras composed in China.**” The use of **the word “apocrypha” is merely conventional, and it does not exactly match the original meaning in the Judeo-Christian context.**

中國佛教的術語

「**真經**」：印度原典的逐語**漢譯經典**。包含印度大乘經典

⇕

「**偽經**」：非漢譯經典＝偽作經典＝中國化經典。內含各種中國文化、思想要素

【比較參照】以下引文所見 方廣鋁的偽經定義 極為特殊！

對於將內含中國思想的《四天王經》視為偽經的一般說，方廣鋁氏提出反論

方廣鋁〈從《劉師禮文》談中印文化的匯流〉（《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研究紀要》11, 2007, p. 203）：

《四天王經》既然是翻譯典籍，何以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？這涉及到筆者近年來非常關注的問題，即佛教的發展，並非印度文化單純的自我演化，而是包括中國文化、西亞文化等廣大亞洲文化共同匯流的結果。具體到《四天王經》，很顯然，這是中國文化傳入西域、傳入印度，與西域、印度的佛教文化相結合的典型事例。這一文化匯流的產物又回傳中國，被翻譯成漢文。因此，我曾經撰文說：“佛教的產生雖然得益于印度文化的孕育，而佛教的發展則得益于印度文化、中國文化乃至其他地區文化的匯流。也就是說，中國是佛教的第二故鄉，這不僅體現在現實的結果中，也體現在歷史的過程中¹⁸。”

（2）何謂「漢譯經典＝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ions」

原則上，是對印度起源的原典（梵語原典、巴利語原典等）的逐語直譯

＝> 漢譯經典中的「中國化＝中國式變更」非常少

然而，與「中國化」有所關聯的漢譯經典也時有存在

難以直譯時，譯者會竭力翻譯以求整體意義不變

＝> 其結果，譯者的漢譯有時會出現，大膽地改以別種說法來翻譯（≈自由譯）。

＝> 此種「大膽的譯」出現在以下兩種情況：

（A）無法適切翻譯意義時，停留在意義不明的音譯（phonetic transcription）

（B）使用比起逐語翻譯，讓人能夠更直觀的瞬間理解的，漢文化特有的詞彙

其中，（B）的漢譯經典詞彙，與「佛教中國化」有著直接關聯

(3) 一般而言，漢譯詞彙，大致分為義譯（意義譯）與音譯（音寫語）兩種

然而，如果不分為兩種，而是分類為以下三種，能更容易理解譯語的種類（船山說）

- ① 義譯語（意義譯） dharma→ 法、prajñā→ 智慧、nirvāṇa→ 滅度

將原語的意義憨直地就這麼逐語譯為漢語的情況

- ② 音譯語（音寫語） Jambūdvīpa → 閻浮提、saṅgha→僧伽、prajñā→ 般若

有兩種情況，翻譯不出原語意義的情況，以及不翻譯原語意義而效果更好的情況

- ③ 文化對應型譯語

比起直譯，更能讓中國人直觀理解的，有適切譯語的情況

nirvāṇa→ 無為（道家語） Cf.義譯「滅度」、音譯「涅槃」

nāga（蛇, serpent / cobra）→ 龍（Chinese dragon）

amṛta（不死的〔飲料〕）→ 甘露（美味的雨露）

bodhi（覺醒/悟）→ 道（Way，道家語・儒家語）

= 即使與原語意義完全不同，只要中國文化中有適切的詞彙，就刻意大膽地活用

（Funayama 2013）

參考研究

- Chen (1973)** Kenneth K.S. Ch'en, *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*, Princeton, N.J.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.
- Fang Litian (2005)** 方立天〈慧遠與佛教中國化〉，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》2005 年 1 期, pp. 28-32.
- Fang Litian (2007)** 方立天〈慧能創立禪宗與佛教中國化〉，《哲學研究》2007 年 4 期.
- Fukunaga (1990)** 福永光司〈中國宗教思想史〉（「中國宗教思想史」），《岩波講座·東洋思想 第一三卷 中國宗教思想 1》，東京：岩波書店，pp. 1-158.

- Funayama (2002)** 船山徹〈『漢譯』與『中國撰述』之間：漢文佛典特有形態探討〉
 （「『漢譯』と中國撰述」の間：漢文佛典に特有な形態をめぐって」），《佛教史學研究》45/1，pp. 1-28.
- Funayama (2013)** 船山徹《佛典如何漢譯：スートラ成為經典之時》（『佛典はどう漢譯されたのか：スートラが經典になるとき』），東京：岩波書店.
- Funayama (2015)** Toru Funayama, "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." In Brill's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, Vol. 1: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, edited by Jonathan A. Silk, Leiden: Brill, 2015, pp. 283-291.
- Funayama (2020)** 船山徹《作為菩薩活著》（『菩薩として生きる』），京都：臨川書店.

- Funayama (2024)** 船山徹〈無法漢譯之詞語如何處理：託名唐玄奘的「五不翻」說之再檢討〉（「漢譯できない語をどうするか：唐の玄奘に託された「五不翻」說の再検討」），《東方學報》京都 99，pp. 342-282.
- Funayama (2025)** 船山徹（著），釋見弘、陳陶（譯）《六朝隋唐佛教展開史》，臺北：法鼓文化。
- Gimello (1978)** Robert Gimello, "Random Reflections on the 'Sinicization' of Buddhism," *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Bulletin* 4, pp. 52-89.
- Gregory (2002)** Peter Gregory, *Tsung-mi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Buddhism*, 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.

- Kieschnick (2003)** John Kieschnick, *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*, Princeton, N.J.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.
- Kieschnick (2010)** 柯嘉豪〈關於佛教漢化的省思〉，林富士編《中國史新論 宗教史分冊》，臺北：中央研究院，pp. 259-273.
- Uejima (2010)** 上島享〈佛教的日本化〉（「佛教の日本化」），《新亞洲佛教史 11 日本佛教的礎》，東京：佼成出版社，pp. 203-245.